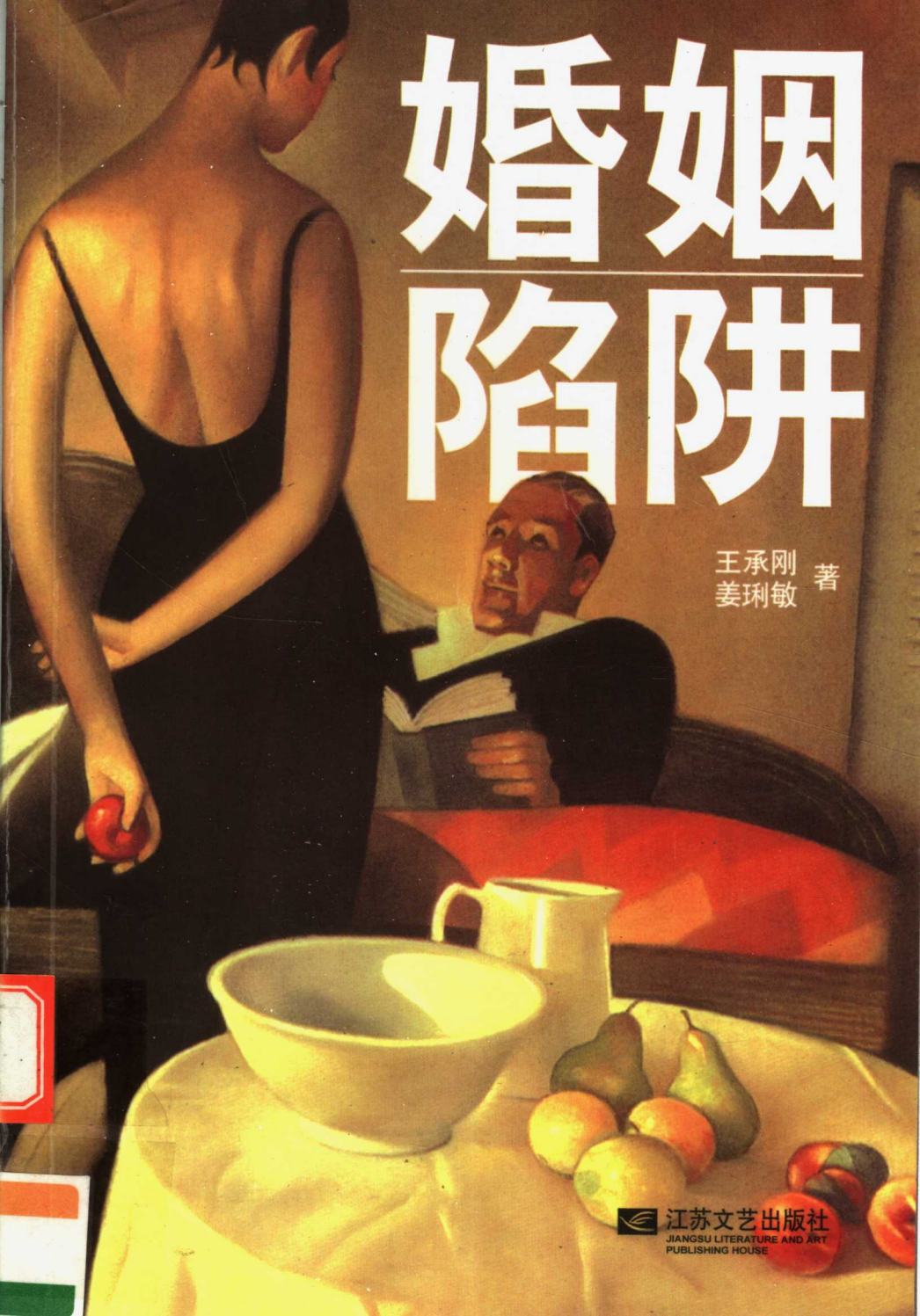


婚姻陷阱

王承刚 著
姜珮敏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承刚 姜珣敏 著

婚姻陷阱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陷阱/王承刚,姜珞敏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99-1996-5

I.婚... II.①王...②姜...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4650号

- 书 名 婚姻陷阱
作 者 王承刚 姜珞敏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万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996-5/I·1882
定 价 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静夜听雨,仅仅这几个字,就赋予我们多少诗意!最是那温馨の春夜,淅淅沥沥の细雨,抚着恬怡の春梦、绿肥红瘦の江南,是何等美妙意境?

静夜听风可就大不同了。如果说前者宛如丝竹悠悠、清泉淙淙,后者则浑似江河破堤、大漠飞沙。尤其是无雨の冬夜,听虎啸龙吟般朔风动地而来,门窗劈啪,雨篷呻吟,耳畔嗖嗖如有利箭飞掠,心头瑟缩似万马狂踏,落英狼藉。那心境,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一丝美感来的。何况晚来的风总给人以凄凉的暗示,静夜の喧嚣每不免让人心惊肉跳。所以,我们难听到对夜风の向往或讴歌。尤其是在不眠の长夜或病痛の僵卧中,听萧萧风过,黯淡的心境更如夏日雷雨将至,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风吹来多少记忆?风吹走多少故事!而风逍遥自在,无影无踪,来复去,去又来;我呢,该向谁追索飘逝の生命与长痛の离恨?

——大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伯通,每于无眠之夜听风,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风似乎会吹开记忆之门,不同的风声如同久远而淡忘の歌声,会将不同的往事纷纷乱乱地勾陈于眼前,牵起种种沉溺の情愫,有时竟因之温情绵绵甚或潸然涕下。风声还常于幽寂の长夜里勾起他隐于胸臆の特殊因缘,甚至将他拽入恐怖の梦境。

今夜,他又在飒飒夜风中,挣扎于一个重复了好几次の噩梦中——

一个大会议室里，一大群人木雕般围坐在一只奇大的会议桌四周，个个神色惶恐、噤若寒蝉。门突然被一阵狂风推开，一个年轻女人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屁股坐到主席位子上，就目光锐利地扫视众人，然后逐一斥责那班低头哈腰的坐者们。骂着骂着，女人似乎更生气了，突然蹦到一个人面前，扬手抽了他两个耳光，并将他踢倒在地！

受到如此大辱，那人再也忍无可忍，红着眼睛、喘着粗气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不知从哪儿拔出了一把尖刀，一声不吭扎进了女人的胸部……

女人瞪着震惊的双眼，仰面重重地跌倒在地。鲜血犹从她胸部高高喷出。而会议室里那些人却齐刷刷地站起身，满面笑容地高举双手欢呼起来……

秦伯通的惊叫声，把女佣何妈引进了他的卧室。何妈不安地为他拍背：“秦先生，您刚才又做噩梦了？”

秦伯通抹着额头的虚汗承认道：“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您太劳累了，该好好休养一下了。不过您放心，梦里的事都是反的。”

“难说，难说呵。”秦伯通好一阵才镇静下来，看看钟已快上午9点了。急忙起身：“张律师到了吗？”

“到了一会。我见您睡着，就让您在您书房喝茶等您。”

秦伯通：“好，我马上去见他。对了，诗琳在家吧？让她马上到我书房来。”

秦家走廊两旁有不少房间，其中一个房间的门轻轻拉开了，现出个年轻女人的脸。她是秦伯通的大女儿秦诗琦。她正是出现在秦伯通梦中的那个女主角。

秦诗琦从门缝中悄悄地看着父亲下楼、进书房，又悄悄地看着她妹妹秦诗琳过了一会也下楼向书房走去……她的脸上顿时

浮起异常复杂的神情。

秦诗琦的预感没错，父亲把张律师请来，谈的正是她最悬心的遗嘱问题。父亲的年事已高，身体又很差，因此近来他经常有意无意地谈及公司的继承问题。而且，听何妈说，他经常会在白天的花园里长久地独自漫步，或在夜晚的书房中，久久地写来划去。写什么？想什么？他不肯透露一个字，但明眼人都清楚，谅必与他对未来与现实的谋划有关。这不能不令秦诗琦高度关注。事实上，目前秦家的现状，恰如许多资产万贯的大家族一样，到了某个特定的时期，表面上仍可能一如既往般温情脉脉，歌舞升平，实际上早已如风暴前的大海一般，在游艇轻捷、平静如静的海面下，涌动着越来越汹涌的暗流！

此时，在场的不仅有张律师，还有秦伯通的小女儿秦诗琳。而秦诗琳对父亲要立遗嘱的事并不关心，秦伯通不得不强调说：“诗琳，爸今天请张律师来，就是想以遗嘱的形式，把我的接班人确定下来……”

秦诗琳无所谓地说接班人当然该是姐姐。秦伯通不禁有几分困惑：“你就不想试试？”秦诗琳仍然满不当回事地说自己既没这份能耐，对经商也没半点兴趣。说完竟向外走去。

秦伯通想拦她，房门已经关上了。他呆呆地望着房门，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律师忍不住说：“董事长，请恕我多嘴。我在大通公司当法律顾问已有不少年头，诗琦小姐的精明能干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她名义上是副总经理，可您其实一直在让她总揽全局，我相信在您身后，她也会是最称职的接班人。”

“你说得不错，我确实一直在培养她，她的能力也确实非同一般。可不瞒你说，我对她已经越来越灰心了，她人虽聪明，但心机太重，为人太刻薄，绝非栋梁之材呵。要是由她执掌大权，

大通公司迟早要毁在她手里的。”

“诗琳只爱画画，无意经商，缺少磨炼还太单纯，您把公司交给她放心吗？”

秦伯通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摇了摇头。

秦诗琳从父亲书房出来，经过姐姐秦诗琦房间时，秦诗琦轻声把她叫了进去。“诗琳，爸爸找你去书房干什么？是不是谈遗嘱的事？”

秦诗琳蛮不在乎地点点头：“爸爸说，他想把接班人给定下来……”

秦诗琦一把抓住诗琳的手：“接班人？他定谁了？”

“姐，能接替爸爸的当然只有你，别这么紧张嘛！”

秦诗琦忙松开手：“我……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妹妹，老实告诉你吧，就是让你继承他的位子，我也不在乎……”

“我可不管你在不在乎。我对爸说了，你爱找谁找谁去，我可没兴趣……我想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他不会不明白，何况他已经对我绝望透了……姐，说这事没意思，我正有个事想请你帮忙呢。”

秦诗琦依旧心神不定：“说吧，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秦诗琳脸红了：“今晚 LILY 她们要开个 PARTY，说好每人都带个男伴，我没男朋友，找别人又没意思，想来想去只好……”

“你想让钟水当你男伴？”

“姐，你就帮帮忙吧，我保证完璧归赵。”

秦诗琦对此并不在意：“行呵，只要钟水愿意，就让他陪你去玩玩吧。”

秦诗琳展颜大笑：“姐，你太伟大了！拜拜，我马上就找他

去。”

妹妹一走，秦诗琦就轻手轻脚走下楼梯，慢慢向书房靠近，想偷听个究竟，不料身后响起了何妈的声音：“大小姐想进书房吧？请在外面稍等一会，秦先生吩咐了，不管谁来，都要我先通报一下。”

秦诗琦悻悻地白了何妈一眼，转身就走。她心神不宁地在花园里徘徊。心里又气恼又无奈。她的目光落在门外的一辆汽车上……这汽车显然是张律师的，秦诗琦不禁若有所思。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男朋友石钟水打来的：“诗琦，诗琳要我晚上陪她参加一个 PARTY，说是你同意的？这未免有点荒唐……怎么，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

秦诗琦说：“发生了点事，待会再跟你细说。钟水，我今晚已经有安排了，你就陪诗琳去玩吧。”

她关机时，恰好父亲送张律师下楼出来，正在门口话别。她掩到树阴后，眉头紧皱片刻，一个主意突然浮起……

不一会，张律师坐进自己汽车，开出别墅区，驶上了街道……他突然从倒光镜中发现后座上躺着一个人，不由吃惊地叫了一声，赶紧将车停下。原来在他的后座上坐起一个人来，她正是秦诗琦。不等张律师开口，她莞尔一笑道：“我越来越怕开车了，就搭你一段顺风车，张大律师不会不肯吧？”

张律师忙说：“哪里哪里，我求之不得呢。秦小姐要上哪儿？我先送你。”

“嗯，锦江饭店。”

“肯定是和石钟水一起共进晚餐吧？”

秦诗琦妩媚地一笑：“不，我约的是一位律师。不知他肯不肯赏光。”

“你是说……我？”张律师惊得又一次停下了车。“真是太荣

幸了。”

不多一会，两人就在饭店的雅座落了座。秦诗琦举起啤酒杯：“张律师，承蒙赏光，我先敬你一杯。”张律师兴奋地一饮而尽，秦诗琦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口：“你为爸爸出了那么多力，我一直想有个机会代他谢谢你呢。张律师这么聪明，这么能干，又这么有趣，一起吃饭肯定很开心。”

张律师听得眉开眼笑：“谢谢，谢谢。不瞒秦小姐说，我对你也是很敬佩的，只可惜一直找不到机会……”

“相约不如偶遇，我们今天可得畅饮畅谈，谁也不要有所顾忌。”

“好好，我听秦小姐的。来，我敬你！”两人你来我去，张律师满杯皆饮，自然已经醉意醺然；秦诗琦极有节制，仍旧十分清醒。她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张律师，爸爸在遗嘱中，究竟把谁立为继承人？”

张律师不由一怔：“这……秦小姐，别的我都可以说，可这遗嘱……你知道，律师有律师的规矩……”

“看你为难的。其实遗嘱的内容我早就知道了，我在大通公司当副总经理已有好些年，张律师应该清楚，我得到这个位子，完全是靠自己实力。所以，爸爸也必然会给我一个公正评价，你说是不是？”

“这……我自然赞成秦小姐的看法……”

秦诗琦逼视着他：“那谁不赞成我的看法？难道我爸爸不赞成？”

“我可没这么说。”

秦诗琦把手柔柔地搭在他手上：“张律师，你其实已经把话说了一半了，干吗不全说完呢？”张律师不禁同情地看着她：“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更好。”

“张律师,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就说下去吧。”

“董事长的遗嘱对你有些不利,他已决定让你妹妹来继承大通公司……”

秦诗琦霍地站了起来:“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妹妹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董事长还有个附加条件,必须由他亲自主持婚礼之后,遗嘱才真正生效,想必是要让你妹妹找个好丈夫。”

“当”的一声,酒杯从秦诗琦手中掉落在地。张律师大惊,秦诗琦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现出笑容:“没事,当然没事。来,我们喝酒,继续喝。”

夜色阑珊。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人飞驰。开车的是石钟水,坐在他身后的是秦诗琳。两人刚参加完派对回来,临时充任秦诗琳男伴的石钟水在那儿以出色的口才和堂皇的仪表获得众人的一致好选,被评为最佳男伴。不明就里的人们都把他和秦诗琳视为金童玉女式的最佳拍拖。两人一路走一路议论着,久久地沉浸在喜悦中。尤其是秦诗琳,她之所以向姐姐借石钟水做伴去参加派对,固然有虚荣心的因素,同时也真因为她平时对石钟水就有很好的印象,相信他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成功的满足。实际结果也果真如此,因此分外开心。以至车到家门口时,她还意犹未尽地说:“钟水,我很久都没这么开心了……他们下次要是再有这种聚会,我还请你当男伴……对了,你不进去坐会吗?姐姐可能没睡呢。”

石钟水:“太晚了,我明天再找她吧。晚安。”石钟水重新发动摩托,绝尘而去。他和家人尤其是母亲的感情很深,这一阵因为忙乱,有几天没回家了,所以急急地驱车回了家。他家住在一幢很旧的老楼房里,石钟水上楼时,意外地发现,这么晚了,家里

居然还亮着灯，一片忙乱。只见狭小的厨房内，弟弟石钟山正蹲着修水管，母亲则一脸焦急地站在一旁。石钟水焦急地问：“怎么？这水管又出毛病了？”

母亲直叹气：“是呵，今天都漏到人家楼下去了。这房子越来越不行了，下雨房顶漏，晴天水管漏。唉，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拆迁搬新房？”

石钟水忙安慰她：“妈，你放心，我很快会给你买套新房的……不，要买就给你买别墅！”

石母吓了一跳：“别墅！那是有钱人住的，我哪有这福分？”

“妈，别小看你儿子，他会带给你这种福分的。你看着吧，爸没享到的福，我要让你全享受一遍。”正当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了。秦诗琦气急败坏地叫他马上去一下，她有要紧事要和他商量。石钟水犹豫地说自己家也正有事，秦诗琦立即尖叫起来：“我快死了，你也不管吗？”

石钟水大惊失色：“好，我马上来，马上来。”

当他赶到秦诗琦所在的游戏房时，秦诗琦坐在一辆模拟赛车上，失魂落魄地操作着，屏幕上的赛车连连粉身碎骨，时时出现 GAMEOVER。见了石钟水，她红着眼睛，暗哑地说：“我翻车了，你懂不懂？车没跑多远就翻了……爸爸居然立了个荒唐透顶的遗嘱，要把大通公司留给诗琳……我把所有才华、所有精力、所有心血全都献给了公司，把公司看得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可他却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我的梦想……钟水，你说他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

石钟水直愣愣地望着她，一声不吭，就像傻了一般。秦诗琦大为不满：“钟水，你怎么不说话？哦，我明白了……我已经不是那个可能成为大通公司老板的秦诗琦了！好，你走，你走，就让我一个人车毁人亡吧！”

石钟水这才惊醒过来：“诗琦，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

“算了吧，你敢说你当初看上我不是别有用心？要是早知道我秦诗琦会落得这个下场，你能那么执着地追我吗？”

“你怎么这么说……”见诗琦盯着自己，石钟水只好叹口气，“好吧，我承认当初追你是有点打小算盘，可你应该知道，我早就真的爱上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这难道不是事实？诗琦，你听着，不管你富也罢、穷也罢，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何况，就说遗嘱的事吧，你也别太绝望。你爸爸虽然立了遗嘱，可毕竟还没宣布呵。”

“对了，我差点忘了，张律师还提供了一条信息，说爸爸对诗琳继承权问题专门作了限定，必须由他亲自主持她的婚礼之后，遗嘱才真正生效。”

“这太重要了，诗琳现在连男朋友还没有呢。这对我们难道不是机会？我们只要镇静，不自乱阵脚，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诗琦，放心玩你的游戏吧。”

“玩游戏？我刚才玩只是想发泄，可现在……”

石钟水一笑：“别忘了，游戏如人生，人生如游戏呵。”他不慌不忙将金属角子投进机器，“凭你我的智商，我就不信这车不能顺顺利利开下去？！”

第二天早晨，秦家的气氛明显有些异常。秦伯通、秦诗琦、秦诗琳围桌共用早餐，却一个个心不在焉，好久都不出声。最终还是秦伯通打破了沉闷：“诗琦，民航的订货问题，后来怎么样了？这可是大生意呵，你打算怎么夺标？”

“我已经让设计师做服饰效果图了，等会去公司，我就拿给你看。”

“今天政协开会，我没时间去公司了。我相信你的眼光，你

定夺吧。”说着他起身向外走去。见父亲走了，秦诗琳立刻兴致勃勃地和姐姐大谈起石钟水来：“姐，跟你汇报一下，钟水昨晚舌战群儒，真是迷人呵！你知道结果怎么着？最佳男伴的桂冠果真被他夺得了……姐，说真的，我太羡慕你了，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又有这么出色的男朋友……”发现诗琦一脸漠然，她扫兴地嘟起了嘴，“姐，你怎么了？到底听没听我说话呵？”

“诗琳，我没心情谈这些。”说着，秦诗琦也离开了餐桌。她开车到了大通服装公司，进了自己的副总办公室，见大班台上放着几张女式套装效果图。设计部经理进来向她请示：“秦总，我都照您的意见改了，您觉得满意吗？”

秦诗琦没好气地瞪了瞪眼：“废话，你问我有什么用？你该问中国民航满不满意？这些服饰是穿在空姐身上，又不是我穿？立刻按图做出样品来，我明天就要看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

设计部经理悄然离去后，石钟水又推门进来：“怎么？心情还是不好？”

“你说能好吗？日子是过得很快的，要是想不出绝招来，大通公司不迟早得落在诗琳手里？”

石钟水悠悠地点起支烟来：“三十六计有一计叫什么？是叫暗度陈仓吧？”

“暗度陈仓？钟水，你难道有办法了？”

“我问你，你爸爸遗嘱最终生效的条件是什么？”

“诗琳必须先结婚。钟水，你意思是……我们来替她找个丈夫？”

“只要能控制她丈夫，不等于控制了妹妹？”

“这主意是不错，可谁又能和我们同心同德呢？”

石钟水指了指自己：“我怎么样？”秦诗琦瞠目结舌：“你？你开什么玩笑！”石钟水郑重地：“除了我，这世上还有谁会和你同

心同德、同舟共济呢？诗琦，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先设法和诗琳结婚，得到大通公司之后就甩了她，再和你重归于好……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绝招吗？”

秦诗琦迟疑地半天不言语，石钟水伸手揽住了她：“你怕我变心？使你人财两空，赔了老公又折兵？”

“这倒也不至于，我们相爱快两年了，怎么可能不信任你？”

“那你担心什么？”

“我怕妹妹不会轻易上钩。我太了解她了，她尽管有点喜欢你，可她绝不会做第三者，绝不会伤害我……”石钟水哈哈大笑：“如果我和你闹翻了呢？彻底闹翻了呢？那时我是自由身了，诗琳还会有什么顾忌？”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秦诗琦又沉吟了一会说：“能让她相信吗？”

石钟水笑道：“那就得看你我的表演才能了。”

两人真的认真地合计了一番后，别无它策的秦诗琦终于下定了决心。几天后，石钟水和秦诗琦便把秦诗琳约上了郊外的山头。因为秦诗琳酷爱绘画，他们一说要陪她到郊外写生，秦诗琳就高兴地答应了。此刻，秦诗琦忙着准备野餐。秦诗琳就在崖边搭上画架作画，石钟水向诗琦挤挤眼睛，站到了诗琳身后，装得专心致志地看她作画，口里还赞叹不已：“诗琳，你太有才气了，将来肯定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位大家。”

秦诗琳一挥手：“瞎吹捧，我的画现在还卖不出去呢。”

“凡高的画开头不也卖不出去吗？可后来怎么着？每一幅都成了珍品，现在的拍卖价已高达几千万美金了……诗琳，我还没有你的画呢，能不能送一幅给我？让我先存着，以后好发笔大财？”

秦诗琳笑道：“你这么一说，我就更舍不得送人了。好了，不

开玩笑，等你和姐姐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当贺礼送给你们。”

“那可太遥远了，如果我现在就想要呢？”

秦诗琳提醒他：“钟水，姐姐叫你呢，她好像生什么气了，怎么把罐头盒也扔掉了？你快去帮她忙吧。”

石钟水这才赶紧跑到诗琦身边：“度周末应该高高兴兴，发什么火呵？”

秦诗琦白了他一眼：“你高兴得昏头了吧？连我叫你也听不见？”石钟水大声嚷起来：“诗琦，你怎么不讲道理？我在和诗琳说话，不过晚过来了一会……”

秦诗琦的声音更是尖厉：“我不讲道理？好，你去找讲道理的。”说着就朝山下走。石钟水赶紧拉住她，秦诗琦却用力甩开他，快步下了山。

秦诗琳慌了，急忙追上去：“姐姐……”秦诗琦没有回头，蹭蹭地越跑越快。她不禁迷惑地问石钟水：“你们怎么了？姐姐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唉，这种事又不是头一回？诗琳，不瞒你说，你姐姐真让我受够了。”

秦诗琳吃惊地望着石钟水。压根儿不知道这一出逼真的双簧原是演给她一个人欣赏的。

当晚，晚风吹拂的湖边，湖水时时泛起涟漪。秦诗琦和妹妹倚在栏杆旁，默默地望着湖水，诗琳终于忍不住，又问姐姐白天在山上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并劝她快回去，石钟水还在家等着向她赔罪。秦诗琦却冷冷地扭过身子：“你去跟他说，我不想见他。”

秦诗琳急了：“你这是何苦呢？就不怕伤了他的心？”

“伤他心？得了吧，他心里已经有别人了，只不过跟我做做秀罢了。”

秦诗琳一惊：“什么？你是说钟水……爱上了别人？这怎么可能？难道他昏了头，这世上还有谁比姐姐更出色呢？”

秦诗琦叹口气：“情人眼里出西施，别说比我好的多得是，就算不如我，至少也比我合适吧？”

秦诗琳笑道：“我看你是小心眼……”

“不，你不知道，他的心早就变了。和我在一起有时半天不开口，有时又叹气叹个没完。前几天还没头没脑地跟我说，诗琦，我先认识你是不是个错误呢？我说，那你想先认识谁呢？他不接我口，又没头没脑地说，要是能让我重新活一次就好了……你听听，他现在跟我相处有多痛苦？”

“钟水怎么能这样？”

秦诗琦长叹一声：“诗琳，平心而论的话，也不能全怪钟水，感情问题只有合不合适，哪有对和错？如果两人合不来，真不如早点结束好。”

秦诗琳呆若木鸡。可她没想到，姐姐和石钟水的矛盾竟就此逐日升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隔天她正在自己画室作画时，何妈就惊惶地跑来告诉她，说是秦诗琦和石钟水又在闹别扭了。石先生来找秦诗琦，可秦诗琦却偏不开门。石先生好像喝多了酒，两个人门里门外就闹了起来。秦诗琳赶紧跑去看，果然，石钟水和秦诗琦仍在门里门外纠缠不休。石钟水哀声央求诗琦让他进去，诗琦就是不开门。石钟水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

秦诗琦的声音道：“你真是自作多情，我干吗生你气？钟水，跟你说实话，我早就大彻大悟了，现在只想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秦诗琳急急上前敲门：“姐姐，干吗隔着门说话呢？先把门打开好吗？”

“不行！”秦诗琦在门里说：“诗琳，你来得正好，帮姐姐一个

忙,快请他离开这儿。”秦诗琳望着石钟水不知所措。石钟水恨恨地一跺脚:“诗琳,你不用为难,她既然这么绝情,我走就是了。”说着竟真的走了。秦诗琳赶紧追上石钟水:“你先别走,要不……到我画室坐一会,等她消消气再说吧。”

石钟水一脸无奈地随秦诗琳进了她画室。秦诗琳说:“钟水,我真搞不懂你们,不过是几件小事,怎么就闹成这样?”

石钟水直摇头:“小事多了,就是大事了。诗琳,你不用再劝我,我和你姐姐真的完了。我找她只是不想让她太伤心,可就算她理我,只怕我也……”

“你也不理她了?”

“诗琳,我心里乱得很,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指指墙上,“这些都是你的作品?看得出你的画风在发生变化。这幅肯定是后期的,特别有意境;这幅是前期的吧?虽不成熟,却很有生机。”

秦诗琳惊讶起来:“没想到你这么懂画。”

“只知皮毛而已。诗琳,只因你画得太棒了,我才情不自禁胡说起来。”

“这么有见地,哪是胡说?哎,钟水,你最喜欢我哪幅画呵?”

石钟水拿过一幅,笑道:“当然最喜欢这幅。”这是诗琳的自画像。

秦诗琳有些惊讶:“奇怪,我把自己画得这么丑,你怎么会喜欢?”

“也许是因为喜欢你吧?所以在我眼里,有关你的一切就全是美的了。”

秦诗琳一怔,羞涩地低下头:“这种话以后别说好吗?姐姐对你的误会已经够深的了。”

石钟水黯然地:“对不起,诗琳,我……我走了。”说着石钟水